风雨流亡路

范小梵 著

一位知识女性的抗战经历



山东画报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过去，日记是一种很个人的私密的东西。在文革这样激烈的大年中，这本应记下的点点滴滴，很多还只是准备给父亲看的。不像后来的某些写给日记，要不像如今的博客，那有一种很示世发布的意味。可是，在八十年后的今天来看，却觉得这些个人故事，已经大大超越了个人命运的范畴，毛泽东发动了一个时代或一段历史。因此，我决定把它们整理出来，呈现给今天生活在和平一定年中的人们。

这世界的历史是什么？我想，它除了帝王将相、英雄豪杰的伟业丰功外，还应包含被卷裹在其中的亿万百姓的血泪故事。如果说，这果参天大树上不仅有树干树枝，还有无数的叶片和花朵；如果说，这条浩荡长河里不仅有激流波涛，还有细小的水花水珠；那么，本书中那些未经润饰的真实记录，也可算是历史的一部分吧。

——朱新地（作者的女儿）

ISBN 978-7-80713-634-7
9 787807 136347 >
定价：24.00元

I251/117
2008

风雨流亡路

一位知识女性的抗战经历

范小梵 著

山东画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风雨流亡路：一位知识女性的抗战岁月/范小梵著.
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8.2
ISBN 978-7-80713-634-7

Ⅰ.风… Ⅱ.范… Ⅲ.回忆录-中国 Ⅳ.I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194508号

责任编辑 冯克力
特邀编辑 乌 耕
装帧设计 王 芳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集团
出版发行 山东画报出版社
社 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39号 邮编 250001
电 话 总编室（0531）82098470
市场部（0531）82098479 82098476(传真)
网 址 http://www.hbcbs.com.cn
电子信箱 hbcb@sdpress.com.cn
印 刷 山东人民印刷厂
规 格 150×228毫米
10.25印张 220千字
版 次 2008年2月第1版
印 次 2008年2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定 价 24.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资料室联系调换。

回望当年

——翻阅旧日记所感

翻阅这些五十年前的旧日记，不禁令人百感交集。

本来，写这几年的流亡日记，当初的动机是极其单纯的，只是为了颜（作者对丈夫朱锡侯的昵称，编按）的去国，为了把这些年的生活记下来，为了让他知道我是怎么生活，怎么走过来的，留下一些脚印吧。谁知一写就写了八年。

其实，当初他去国时，原是定了三年计划的，顶多延迟一年。而他出国时，正是上海"八·一三"沪战起来了，一片战乱，遍地烽烟，恐怕连负战争责任和抗战之责的双方高级统帅也拿不准，这战争一打起来，到底何时才能结束，到底要拖到哪一年。按过去的经验，也许几十天、几个月，或者一年半载就可以结束，大家就可以过太平日子了。可是这一次的抗战，谁的心里也没有底。战争开始时，大家还互相猜测，互相安慰，以为只不过暂时避一避，到乡下躲一躲，待局势平静了，又可以重回家园的。这就是抗战开始时的普遍想法，当然，我也不会例外，谁晓得它会拖多久呢？

可是越到后来，大家心里越没了底，大片大片土地沦陷，被敌机轰炸、扫射，大批难民流离失所，学校、机关搬迁，解散，人们的心变得越加慌乱乃至麻木了，苦痛、悲哀、愤怒，茫然越来越深重。

我们的生活就是在这种苦痛与饥饿的边缘挣扎着，真是多少血和泪交织出的惨痛的人生经历和教训啊。

所以，到了颜真的归来了，他也不愿听我讲过去八年来的辛酸回忆。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我想，如果当时他认真地听一听，也许就不至于酿成那些终身难以弥补的遗憾了！于是，当初为他写的这些日记，也就成为了我个人生活史料的库存“档案”。而这些日记，在“文革”期间曾被全部抄了去，被认为是找到了我“罪恶历史”的见证，听说他们以为从中可以捞到“宝”，找到我是“国民党特务”的证据，还听说他们是动员了一班人马来分头检查，仔细阅读我的这批流亡日记的。可惜的是，结果使他们大失所望，原以为我的这些日记是他们加给我的那些罪名的依据，可是，不但没有找到丝毫能满足他们愿望的东西，反而从中看出我的正义言词和对当时国民党腐败政权的不满。也许是鉴于此，我这当了三十多年的“特嫌分子”，才算有了个结论。不过为时已晚矣，结论下来时我已六十多岁，一切的工作可能都被剥夺了。到如今我仍是个拼了一辈子命而不在编制的工作人员，一个一无所有的家属。

而这些所谓的“反动罪证”，还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退回来的。领回来时，它已经面目全非，有的已全本被水浸泡过，连一个字也看不见了。所以，一直不想再去翻动它，何必使撕裂了的伤口刚刚愈合一点，又再让心流血呢？

然而，我此生的愿望是一定得写下去。只要我还活着，眼睛不完全失明，就要写下去。即使失明了，有一口气，我也要摸着写。也许，这就是我这个人的性格吧，也可以算是一个小人物在这个大时代中的一个缩影吧。

所以这几天，我一边翻阅，一边思索，真有心潮澎湃之感。也许，这些作为“罪证”被没收而又退回来的日记，这些我个人生活实录的东西，对于我来说，可以从中检查自己的一生（尤其是年轻时）的思想、言行、奋斗、幻灭、以及整个生活。

今天看来，真觉得有些啼笑皆非近于滑稽了！

比如说，我当年从家里跑出来时，才刚满18岁，以当时的思想、感情、个性来说，是多么天真、单纯。自己抱着绝大的牺牲精神，为了支持



89岁时的作者

自己所爱的人去完成学业，竟然离家出走去到朱家，为他照料他的母亲和弟弟。而实际上，他的家却既养不活我，又不欢迎我，他也就这么天真而糊里糊涂地走了。那时战乱已起，还托付我，"母老家贫弟幼，千种意为君剖。"说他是天真的自私也可以吧，当然他的感情是真挚的。这种事，今天看来，连自己都觉得有些近于荒唐了，可是自己当时心里，却觉得这是天经地义，义不容辞的责任。我想，现在的任何青年人都不会干这种傻事的。

可以说，我这个人一生重感情、讲义气，性格爽朗、豪迈、乐观，自信心强，但有时又很任性。由于这些特点，在我的生活中，遇到的许多人和事，往往就因自己的这份性格脾气，造成了许多悲剧性的结局。

比如说，由于重感情、讲义气，因此常吃亏上当。朋友们知道我性格

的，如王敬仁，就说我是个“打落牙齿和血吞”的人。

但由于性格乐观、开朗，所以，不管人世间多少的风风雨雨，历经多少艰险，我也能毫不在乎地度过，在任何困难面前，我仍然谈笑置之，于是便有人说我玩世不恭。其实，我若真是个玩世不恭的人倒好了，可偏偏我凡事太认真。其实，我只是比较豁达而已，这倒是真的。

所以，尽管多少年来，我历尽苦辛，贫病交迫，而终能度过来，也许有赖于自己的性格和生命力的顽强。

在我的生活中，异性朋友较多，而且能够谈得来的不少。我是自小生长在山乡的野小子性格，小时候一直穿哥哥剩下的男装。我讨厌很多女孩子身上那种娇气、小心眼儿、不直爽，所以有很多朋友都觉得，我像个男人而不像个女性。但话又说回来，我毕竟是女孩子，富于同情心，心肠软，因而也常为此惹出不少麻烦。

正因为我的这些性格特征，加上我的能力、才华和莫须有的“北大毕业”资格（居然还有人传说我是北大教授哩，真可笑），使不少人都认为我这个人“神秘”。其实我这个人坦率得很，嫉恶如仇（因此也得罪了不少人），根本无什么神秘可言！可见一个人自知尚且不易，遑论被别人了解了。

在当时，不管环境如何恶劣，生活如何艰苦，自己是痛骨支离，但仍坚强地处理一切，这里面最大最有力的一根支柱，那就是颜。我觉得有了他，有了他的奋斗，有了他的爱，仿佛浑身充满了力量和信心，多少年来在我的生活和理想中，他不仅是这世界上唯一的所爱者，也是我生命的支柱，理想中的完人。我认为，在我所接触的所有男性中，他是最好的，是最值得我崇拜的和钟情的人。所以，我能毫不在乎地对待与我相处的异性，我觉得我的心已属于颜，你们谁也比不上他。这就是我八年流亡生活中的心灵与生活的有力支柱，当时我觉得他什么都比我强。

当然，年青人爱幻想，一切都是美化、神化了的。后来，当他回国后，

尤其在解放后的各项政治运动中，他性格中暴露出来的弱点，在我的心灵和思想上产生过太多痛苦和幻灭。

也许，真正的爱是要求奉献、牺牲的，由于我这个讲义气的性格，舍己为人的禀性，加之我们毕竟真心相爱和困难时的相濡以沫，所以，尽管我们踏过了那么多苦难的泥泞，被一路荆棘刺得遍体鳞伤，但我们依然相伴着走到了今天。

范小梵

1989年4月26日于杭州夜雨声中

序

新地千里之外来电话，要我为她的母亲范小梵女士的抗战日记《风雨流亡路》作序。她说，本来适合写这序的上辈故人，如金克木先生、贾植芳先生等，或已经走了，或年事太高，不好意思打扰了，想来想去，就是我了。

我其实不够格。抗战时还没有我，认识范小梵阿姨时，我与新地同为小学生，只见她是一位雍容大方的教授夫人，气宇不俗。但我对范阿姨的感怀、钦佩和为之不平之情，使我很愿意写一点缅怀的文字，来向她们那一代人的坎坷身世、风雨历程和对生活不屈的追求、光明向上的性格表达自己的敬意。

记得我当时上昆师附小五年级，因与新地总是同往同来，不知何时范阿姨发现了我爱好文学，就主动把她们家订的《人民文学》和《收获》两种杂志借给我带回家去看。这两种杂志都是当年中国顶尖级的文学刊物，使我最及时地得到当代文学和文坛的各种信息。我这个小学生就读到了像《辛俊地》这样充满争议又颇具魅力的人性之作，也读到了很多火力十足的批判文章。我的心暗暗地向往前者，而对后者不无防范。

看完一两本后，已不存奢想。不料范阿姨从此竟成惯例，每月都会笑吟吟地迈出房门，对正和新地一起玩着的我说："《收获》这一期到了，曼菱你先拿去看吧，我这几天忙，刚看了两篇。"还书的时候，范阿姨会问我读后感，我就大发稚论，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范阿姨兴致勃勃，乐在其中，我们成了忘年的文友。现在回想起来，她好像没有发过什么议论，只是非常愉快地听我说。也许是她的磨难、身份制约了她，她只能从一个

与她当年一样纯真大胆的女孩子身上，去感受相似的情怀了。

记得几次我和新地发生口角不来往了，都是范阿姨叫新地主动来找我的。范阿姨对我的另眼相待，使我有点知音之感。后来，新地的父亲朱锡侯先生，因为看见我借给他女儿的书，书上有我父亲的题字，就提出要见见我父亲。那是困难时期，范阿姨专门用供应教授的特级面粉做了江南的小笼包子来款待我父亲，朱伯伯则与父亲在小书房里畅谈而结为一生知音。

朱伯伯、范阿姨在我们小城里是难得的人物，就这样因为文化之缘而与我们父女结为神交了。

而让我真正了解他们还是后来的那场“文革”风暴。

那一天，在昆明医学院教师宿舍楼前的地上，正在焚烧从朱伯伯范阿姨家抄出来的一大堆东西，都是一些信札、记事本和乐谱、书籍之类，我也挤在人群中观看。等到地面上只剩下青烟袅袅，一堆纸灰时，批斗者已走散，只剩我和披头散发的范阿姨了，我就问：“范阿姨，你真是上饶集中营的特务吗？”

范阿姨立即对我说：“曼菱，我只是在上饶的广播电台当过播音员，那是一个宣传抗日的电台，有的领导现在还在中央工作呢。上饶只是一个地方，并不全是集中营。”我一听是这么回事，就说：“范阿姨，你叫他们去调查吧！”她说：“我已经说过很多次，也写了材料，他们就是不听啊！”

我从此对医学院的人讲，你们乱搞，范阿姨不是特务。人们对我侧目而视，但我对范阿姨一家人的同情已经注定。下乡的时候，新地为了靠拢我，选择了盈江。范阿姨给她的信、汇款都是通过我转的。

再度重逢是那么欢乐和匆忙。朱伯伯、范阿姨夫妇来到北京，通知我到北大金克木先生家去见面，从此也奠下了我和金克木先生父女二人的交情。原来金克木先生与朱伯伯、范阿姨是故交。范阿姨抗战八年流亡到昆明，朱伯伯于是寻觅爱人来到边城。抗战八年，这对情侣有着宝贵的书信往来，更有着执著的爱情信念和爱国信念。他们本来就是冲破家庭自由结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合的一对，先后走出了当年中国知识青年的拓荒之路：一个学满归国，一个苦苦抗战，来到后方。最终珠联璧合，却为何如此蒙冤蒙尘？

范阿姨当年曾与卓琳是同窗好友，亦曾与张瑞芳同学同台演出，因就读于女中，没有男生，她高大爽朗，就常扮演男角。可是为何她后来的境地会这样惨？说她是特务有何证据？朱伯伯为此还被逼得跳过楼。范阿姨一直没工作，安排在居委会，每当看到这位仪态大方的知识女性含笑忙碌于一群家庭妇女中间，我都为她豁达大度的人生态度而感动。

听说范阿姨当年被家庭禁闭，是由一个邮递员帮助，才逃出去与朱伯伯相聚的。而多少年后，那位热心仗义的邮递员又成为了她的妹夫，这是多么美好的一代佳话！

北大相逢，大家都庆幸终于有了一个光明的结果，范阿姨和朱伯伯都说我能考上北大不是偶然的，并指出是我父亲自幼教育的结果。新地也考上了南京医学院。

后来我多次去杭州，与范阿姨一家小聚。他们的家简洁、朴素、雅致，充满“有朋自远方来”的热情。

1990年，朱伯伯范阿姨夫妇被小女儿新天接到法国旅游。朱伯伯故地重游，如获重生。他又向我的父亲索字，父亲把“昆明大观楼长联”抄赠与他，朱伯伯说：“正中下怀。”

在朱伯伯走的次年，我的父亲也在滇池畔走了。他们二位老友在天上一定会相寻相遇的。

愿远在法兰西的范阿姨健康快乐！

祝贺她青年时代的流亡日记终于发表！

《风雨流亡路》，是一位刚毅女性和一个民族从风雨中走过的见证。

张曼菱

2007年5月31日于滇

目　录

回望当年——翻阅旧日记所感（范小梵）　/ 1

序（张曼菱）　/ 6

一、在北平：1937　/ 1

干妈与干哥　/ 1

去北大旁听　/ 2

穷日子也快乐　/ 5

猩红热　/ 10

经历“七七事变”　/ 14

二、到浙江　/ 19

回到杭州老家　/ 19

逃难到绍兴　/ 26

在柳桥头的生活　/ 28

逃难到坡塘　/ 39

结识了终生难忘的好友——胡剪虹　/ 45

到姚家埭小学　/ 51

到越光中学(五校联中)教书　/ 57

联中里的其他故事 / 64
游香炉峰 / 68
朋友们 / 69
1939年新年和第二学期的课 / 74
到承天中学 / 77
教书之外的生活 / 82
一件难忘的事 / 84

三、开始流亡生活 / 89
踏上流亡之路 / 89
从坡塘到崇仁 / 91
小旅店一夜 / 95
到嵊县中学教书 / 96
到丽水抗日剧咏团 / 99
一次敌机轰炸下的惊险遭遇 / 104
抗日巡回演出 / 107
碧湖 / 108
大港头 / 111
云和 / 112
龙泉 / 113
离开丽水剧咏团 / 114
到温州去 / 116
温州街头 / 118
失业·饥饿 / 119
从共产党间谍到看相先生 / 121

地政处的抄写员 / 124
在张鑫家当家庭教师 / 130
数归期 / 134
“四·一九”温州沦陷 / 136
那个难忘的风雨夜 / 140
遣散 / 143
继续奔逃 / 144
温州“光复” / 147
劫后温州 / 149
在温州的最后一个月 / 151
重回丽水，送剪虹去金华考音专 / 154
在龙游与覃子豪相聚 / 157
到上饶以后 / 162
再一次失业，陷入困境 / 165
叫魂——一个难忘的场景 / 168
远行的人是我的精神支柱 / 170
决定去广播电台 / 173
广播电台——古岩寺 / 174
我在广播电台的工作 / 176
不情愿地填了一张表 / 180
电台里的生活 / 181
一个风雨之夜 / 184
想离开电台去读书 / 188
覃汉川的友情 / 190
大撤退 / 196

出发及沿途所见 / 198
撤退到崇安 / 200
撤退到建阳 / 203
死里逃生的一场大病 / 205
到南平师专 / 208
靳以先生 / 212
故事一则 / 214

四、流亡到昆明 / 217
打算西行前的一段生活 / 217
找车认识了黄玉山他们 / 219
踏上西行的路 / 221
捉臭虫的一夜 / 224
在路上 / 226
吴颖瑞 / 228
桂林—柳州—金城江 / 232
金城江呵，金城江 / 233
在贵阳 / 236
藤篮被窃，纪念册丢失了 / 237
趴在运棉花的车上过七十二拐 / 240
终于到了昆明 / 243
在小坝骅哥处 / 244
到处托人找工作 / 246
为了找颜颜的信息 / 248
我当了新闻记者 / 252

昆明女记者群像 / 255
我跑新闻 / 258
在教导团的即席讲演 / 262
这一年的中秋之夜 / 264
被调到资料室 / 267
又失业了 / 269
颜颜回来了 / 272
抗战胜利了，我也胜利了 / 275
白手起家 / 278
我的工作情况 / 281
内战风雨 / 285
家庭成员的变迁 / 291

整理后记（朱新地） / 297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